

十八梯和我



□戴伶

“在百度搜索‘十八梯戴伶’，检索结果总是刷屏。”这是此前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十八梯”结下了不解之缘。

十八梯是重庆母城最具山城风情的老街之一，浓缩了数百年来在市井生活画面。我在那里有一个帮扶对象，住在十八梯月台坝44号，名叫赵华明。2000年9月，他为了救了一个出纳员，被歹徒刺伤左眼致残，丧失了劳动能力。2001年，他被评为“重庆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赵华明出身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父母都是军人。很巧，我父亲也是军人。我们有缘，父辈都是刘邓大军里的战友。

2007年5月我第一次进十八梯，就是去看望赵华明。一路爬坡上坎，远远就看见他站在屋外等我，身后是3棵粗壮的黄葛树，婆婆的枝干和树叶映衬着他刚毅的身影。

赵华明14岁起就住在月台坝，中学毕业后下了乡，1977年回城顶替母亲进了运输公司，当上货车司机。那个年代流行“马达一响，黄金万两”这么一句话，货车司机是一个被人

羡慕和尊重的职业，这个岗位也成了他助人为乐的平台，出一趟车回十八梯，总会帮助街坊邻里购买一些紧俏商品。随后20多年里，赵华明在这个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经他手的车都是开到公里数极限才报废，从没出过安全事故，年年获得先进个人称号。多年来，赵华明最大的梦想就是好好开车、多多挣钱，然后给这个家，包括家门外那3棵黄葛树，寻一个更好的去处。

说到家门外那3棵黄葛树，赵华明颇为得意地对我说，他妈妈特别喜欢树和花。很多年前，为了满足母亲的愿望，他花了一整天爬上南山，采摘了3棵小黄葛树苗和很多野花野草回来，在家门口建造了一个小花园——这让赵家成了整个十八梯的一道风景。

然而，不管家门外是如何的绿树成荫、山水成景，也不管宅内是如何的母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和谐、守望相助，十八梯这个大家庭却在无可挽回地老去。这个自清代便已成型的城市平民与贫民聚居区，从未有过科学的规划和整修，各个时代的建筑叠床架屋、密密麻麻，让住在里面的人们不知今夕何夕——跨出家门就是解放碑，那无疑是21世纪的场景；可是回到家里，又不知是哪个世纪？

第二次走进十八梯是2008年5月，我已成了十八梯旧城改造指挥部的指挥长。那一年对十八梯和十八梯人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十八梯即将拆迁改造”的消息一经传出，坊间一片哗然，各种舆论铺天盖地，赞成和反对的声音几乎各占一半。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呢？因为十八梯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居民区了，它还有了文化

的重量。在不少文艺青年眼里，甚至还有了某种美学的意味。

十八梯，的确是个多维的世界。在画家眼里，它是江边雾里若隐若现的吊脚楼，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在诗人眼里，它是窄窄的雨巷里撑着鹅黄色油纸伞的少女，温软恬静，意境唯美；在建筑学者眼里，它保存着古老的川东民居建筑片断；在文化学者眼里，它或许还延续着老重庆的历史文脉……

可是我一直在想赵华明，想他那些邻居们。当十八梯外的人穷尽一切美好词汇描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正住在十八梯、每天每夜每分每秒都在跟它亲密接触的人们，此时，又在用怎样的眼光打量这个地方呢？

在瞿家沟火灾受灾户眼里，十八梯是雨天被淋、晴天被烧、梦中被盗，还要夜夜被耗子咬的家，因为屋顶都被朽穿了、烧烂了。在一位50岁病退工人眼里，十八梯是他和儿子两条光棍相依为命的“窝”，因为套内总面积不足10平方米，怎么能叫“家”？

而在更多的十八梯年轻人眼里，十八梯是环境恶劣、生活窘困的爱情坟场，是无论怎样也要离开的绝望之地。

十八梯人祖祖辈辈生息在此，当然无比眷恋这块故土。可是比这眷恋更重的，是他们的另一个愿望——住进宽敞明亮、电梯直达、保安站岗，24小时一拧龙头就有热水的新家。

如果十八梯的原住民为了别人眼中所谓的“诗意”和“美”就要继续困居危房，放弃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平等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那不仅是他们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些顶着“人民公仆”头衔的人的耻辱。

父亲的远征

□陈志

父亲的青春一直在路上——只不过，肩负使命的父亲，可没有心思欣赏沿途的风景。

暮年的父亲患有轻度脑萎缩，但清晰记得早年远征的经历，尤其是对亲历的那场正义之战记忆深刻。翻阅父亲患病前写下的回忆录，聆听他断断续续的讲述，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双穿越硝烟、不停奔跑的脚，一个负重前行、无所畏惧的背影。

1951年3月，刚满20岁的父亲与同村3个热血青年一道，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部队先后在家乡万州的高笋塘、天生城短期集训，5月的一天，部队连夜开拔，父亲他们乘船顺江而下。站在船舷眺望万州城星星点点的灯火，父亲于懵懂中开始了他的远征。

船到武汉，战士们转乘闷罐火车，经7天7夜疾驰，到达安东（今辽宁丹东）。10月初，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背着约50斤重的行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踏上朝鲜国土的那一刻，他们都不约而同停下脚步，深情回望一眼祖国的山水，然后义无反顾疾步向前。每当讲到这里，父亲便会声音哽咽。

经过三天四夜的急行军，父亲所在部队到达朝鲜清川江畔。这支英雄部队诞生在抗日烽火蔓延的冀中平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建奇功。父亲入朝第一仗，便是参加金城一带的阻击战。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

军，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以“钢少气多”的勇猛顽强，以全连仅剩20多人的巨大牺牲，保住了阵地，全连荣立集体二等功。

我曾经问父亲，第一次上战场，害怕吗？他说，刚上战场的娃儿，不怕是假的。但战斗打响了，哪还有半个“怕”字？

父亲和战友们白天打仗、晚上背炮弹背军粮成为常态，在隐蔽条件好的山林里，夜里铺一块雨布睡在松毛地上，不脱衣、不脱鞋。由于睡在野外，蛇虫甚至会在不知不觉间钻进战士的口鼻。祖国人民时刻关心着前线“最可爱的人”，特意送来了香烟、压缩饼干等慰问品，部队让每个战士学会吸烟，从此蛇虫钻口的情形便很少发生了。

1953年7月13这天，父亲所在部队参加了著名的金城战役。“这场仗打得很过瘾！很痛快！”时隔这么多年，父亲提起这场战役还喜形于色。在回忆录里，曾经当过军部文书的父亲这样描述那场大决战：“我军全线1000多门大炮，突然之间，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铺天盖地向敌人的阵地射击，敌方阵地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天空。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敌军全线崩溃，闻风丧胆。”父亲所在连队承担攻打桥沿山的战斗任务，当父亲和战友们端着冲锋枪边打边冲、攻到山顶，只见整个山头地面像被犁过无数遍，敌方枪支、弹药、军毯、罐头散落一地，尸体横七竖八，那触目惊心的画面和刺鼻的硝烟味、焦糊味一辈子忘不掉。

7月27日，战友们忽然发现，天上没有了敌机盘旋的声音，整个战场一片安静。与此同时，板门店签字的消息传进了坑道。全连战士争先恐后从坑道踊出，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要回国了！”

1953年7月，父亲受部队派遣先期回国，护送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志愿军老战士复员，又回家找对象组织家庭。次年7月，父亲所在部队的战友们戴着大红花胜利凯旋。而在家乡与父亲一同报名参军的两位战友却长眠在了那片盛开着金达莱的土地上。

父亲出国征战两年多，参加了两次大的战役、多次小的战斗，挖了一年多坑道，幸运的是，无数次穿越枪林弹雨却未曾负伤。但入朝作战两年多，走路很多却极少脱鞋，父亲的双脚因此而严重变形。我们几个子女打小就晓得，“爸爸脚不好看”。

回国后，父亲的远征仍在继续。他随部队先后驻防山东，开赴青海，后转业从事农垦、粮食工作，十几个春秋，跨越千山万水，行程数万公里，父亲那双严重变形的脚，走路带风的脚，趟过异国的激流，踩过东三省的月光，踏过青岛的海滩、灵山岛的礁石，走过玉树的雪山、西宁的冻土……父亲这个普通一兵，与他的战友、同事、同时代人一起，靠着一股子精气神，走出了海清河晏、国泰民安。对于我们这个家庭而言，父亲的言传身教，带出了重信守义、勤恳敬业的好家风。



万象更新

中国画

游江

【食尚志】

城口有道菜板肉

□张春燕

菜板肉，顾名思义，是煮熟后在菜板上切好，不需要再经过任何后期加工，直接端上餐桌的肉。你可能要问：有几样肉不需要拿到菜板上切呢？菜板肉的独特之处又在哪儿呢？

菜板肉是大巴山深处特有的食物，需要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气候条件、特殊的制作工艺。不是所有的食品，都可以称作美食；不是所有的肉，都可以用作菜板肉。能够做成菜板肉的，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必须是城口高山上用粮食（如红苕、包谷、洋芋）、米糠，以及山野里的新鲜猪草喂养，生长周期在一年左右的健康猪儿身上的肉。

必须是猪的前腿肉或宝肋肉，半肥半瘦，肉质紧实细腻，既好看又耐嚼。

必须是用城口最原始的制作工艺，以松树、杉树、柏树的枝丫以及包谷壳、瓜子壳、花生壳等熏出来的肉。这样的肉，经煮熟后，夹起来放到菜板上，稍微凉一下，待七成热的时候，再切成厚薄适中的肉片，暖热、醇香，那香气可以飘出屋外，老远老远地吸引来口水滴答的馋嘴。

这出自城口高寒山区，不喂饲料添加剂，并经过精心挑选和特殊工艺熏制成的菜板肉，肥肉部分透亮，瘦肉部分浅红，肥而不腻，瘦而

不柴，咀嚼起来有一种特别舒服的、糯糯的质感。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位刚刚毕业的农大学生，被分到城口工作。一次，他受邀到农民家吃饭。饭桌上，金灿灿、亮晶晶、散发着浓郁熏香味儿的菜板肉，诱出他身体里的万千馋虫，在他的心中和舌尖上狂奔。然而，每当他将筷子伸向肉的时候，都听到主人客客气气地说：吃点儿小菜，吃点儿小菜。这让他伸向菜板肉的手，十分无奈又万分不甘地拐了弯。看到他投向菜板肉的渴望眼神，还有他夹菜时的拘谨姿态，跟他一起做客的、细心的老同事笑说：这是城口人请客的谦辞，他们不好意思直接说请你吃肉。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家说请我喝点开水，我还以为是喝白开水或者茶水呢，但其实是吃醪糟鸡蛋。城口人待客很真诚，你想吃啥尽管吃，千万别客气。听闻这话，满桌人都笑了。

那天，他生平第一次吃到了传说中的城口菜板肉，以至于多年以后谈起此事，他还眼睛放光，口舌生津，唇齿留香。

那缠绕在鼻子里和记忆里的醇香，那咀嚼在口腔里和回味在文字里的质感，那伟大的写作者，也没法让它们以特别真实生动的具象，出现在别人的想象里。想要真正弄明白那份感觉，就请自己到城口，到城口的山乡，去慕名寻访、好好品味这道美食吧。